

祖徕集稿

十二

57X
20
25



平文校了

文

論

託事

十一



徂徠物先生護園遺藁卷之

東都

物茂卿

著

男

道濟

輯

論

福善禍淫論

天道福善禍淫聖人之言真實無妄亘萬世而不爽如合符契而世人多疑不信不知分與時也分生於命命定於有生之始是故人不可以爲獸鳥不可以爲艸木松不可以爲柏是故魚游江湖爲福喪水爲

禍。猿入則死。莊周以擣礫之壽爲幸。而不能謂叅稷之芟爲不幸。是故天子爲諸侯禍也。大夫爲諸侯福也。故知禍福之名。由分而殊。唯世人之惑。槩謂猗頓之富。許史之貴。彭鏗之壽。爲福。簞瓢之貧。輿僮之賤。擣蜉之夭。爲禍。此特世俗通稱者耳。而不知已命之所分。孰福孰禍。惑哉。桀紂之時。殺戮澤量。唯龍逢比干。善名無窮。豈非福邪。或以見殺爲禍者。不知分無生也。夫時者天之所爲也。天者在上之名也。故子之所天者父也。妻之所天者夫也。臣之所天者君也。君之所天者上天也。唯天不可違。故醜婦雖賢。不獲乎

好色之夫。老臣雖賢。不獲乎好少之君。時所塞也。止于塞。行于通。故君子不違時以求福。是故涼臺之觀。披風之適。不可獲于冬月。時所無也。是故伊周得位。孔顏得名。或以失位爲禍者。不知時所無也。故不知分者。不知已也。不知時者。執已也。執而不知。暗乎天命。而謂聖言不徵。豈不惑乎。故君子不求福乎命分之外。

五行論

萬物之生。勢矣乎其不可悉已。惟聖人有能總其凡也。廼建之號曰五行。五行者五形也。大行之山焉乎。

爾古之文假焉乎爾夫形殊焉性殊焉材殊焉曲直從革一上一下稼穡以生植物之屬或化乎人者穀乎聖人制而用之其取材乎天地之間猶若取諸其府庫乎以利民用以厚民生然後可以正民德故謂之六府帝禹之所道伯益之所烈稷之所種藝倭共工之所用其巧斲礪陶范莫非是物矣是先王以美利利天下舍是莫能爲而民至于今有賴焉五行之材與用弘矣哉九疇所叙亦由是耳若夫禮樂之制文物軌度建諸天地象諸三辰四時五方六合七政儼如在其左右八風所旋九土所隲日月躔次儀而

則之神明其惠照臨於民所以奉天道降宗廟昭諸天下也夫道之所生從而文之惟吾所取虞夏商周或因或否亦惟吾所取是何必五哉哉而宜之亦豈若五物恒其性哉周衰有道之士獨淑其身不任邦國之政誦說遺文傳之其徒末流之弊學而不試咸輔頰舌語聖語天眇論是務大道遂裂曉曉相軋不可勝則旁采小道緣飾其說者有之廼若孟軻造五常鄒衍推五勝董生占災祥劉向傳洪範皆推五者之類至於義之盡也雖有可觀致遠則泥豈先王經國之大道哉昔在邃古神農教醫黃帝作甲子雖神

聖所爲小道哉之二術者探頤鈎隱察未形覘未見以識死生休咎之故稽諸星土物類徵之聲色臭味皆用五爲紀鑿鑿乎若可據者廼其術所自爲已豈天地之氣若是其整乎哉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左丘明述良醫之言曰寒暑曰風雨曰晦明三而兩之有味乎其言之也戰國而上雖小道猶有若是者爾夫孟軻以禮爲性德而樂獨可遺乎以信而孝弟與忠非其倫乎故五常之非往舊者審矣鑽木取火灰炭奚化地道敏樹河源崑崙車薪勺水生勝靡常故鄒衍之誕彰矣洪範之

占唯傳三疇它若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福極其謂之何故子政之說固矣今學士大夫尚且斤斤乎守其說弗替者以宋儒故爾夫宋儒不能信古敏以求之廼驚然以謂我獲聖人之心也聖人可爲也於是侈談性命開闢天地聰明煢俗利口亂道動輒曰五行五行其不知擇小道者亦意用智研於深故也後世廼尊信其人過於先王孔子奉其言如律令不亦惑乎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又曰蓋有不知而妄作者其諸儒之謂乎故予論諸儒五行之非古五行

記事

記松浦鹽冶飲浦事

峽史氏曰甚矣哉女色之爲禍也而建武鼎革之際莫慘焉大氏平安之地山水麗秀往往乎生尤物矣迺自桓皇奠都之後數百千年維民所止公卿鉅室世官世祿莫有不家平安者而富貴之娛聲色爲最生女之願人人而有之閨閣所習姆師所誨靡曼妖冶殫思窮巧遂能家出嬌施人擁姬姜延天而降平安麗人之盛清紫赤淙諸女史所記載可槩見焉然猶尚文柔爲政風流成習微言佚行何所不有而爭

桓
空
字

奪之迹寡然乎未聞者是其時與俗爲然也方此時州郡控弦之士不無好色之人其歲時祇役上國執戟負弩宿直禁闥將相之府或道路所目亦豈無心歆而肉飛者迺我謂之神仙之人而彼視猶臧獲焉分素定也以故武人偶有所獲以爲得寶者乃唯閭里之選不過桃葉莫愁之倫耳間或一二桀驁若義仲義經者稍有所渙侵則衆咸驚譟咎之是豈東人獨操乎其廉恥亦積威之漸使然也及有相氏三廢天皇而武之人乃傲然自恣加以胡僧倡禪鑿其混沌畛封以壞風氣大變而上古敦慤之俗幾乎漸矣

於是乎始有覬覦于禁鬻者蓋 醍皇之西狩則高
時流皇子土之烟秦武文從焉皇子思其妃弗措守
者憫焉使迓則使武文迓武文還平安覓之不得其
所物色於西山識琵琶聲以得之奉以行達于攝尼
崎舍于逆旅主人會筑人松浦者阻風舍其鄰也見
而說曰仙孺謫序不者吾何得與仙耦是不可失矣
夜率兵劫之武文武稱其名矣不可當乃火其鄰武
文窘負妃以出扇舟于斥以逃也不幸而松浦之舟
來不知而屬焉走還取其物逆旅之舍已灰又走覓
舟則已發矣又扇之大嘯為弗聽以去遙而聞闌笑

之聲武文喻而怒弗可為也罵曰吾死必為厲立而
刺其腹以死舟過鳴渡颶而厲見松浦懼使人送妃
于淡之島武文之厲至于今化為蟹猶在云亡何有
相氏誅 醍皇還都而皇子終得與妃處嚮者當松
浦獲妃大喜時妃則見以為賤人矣是以弗從此一
時也已 醍皇急恢復往往以其宮人賜諸將則良
賤之耦稍稍習以為常然猶憾矣及尊氏作難而
醍皇又幸南山也尊氏之諸將皆來家平安貴倨甚
威福由己其豪富亦曩時公卿鉅室所弗如而曩時
妃嬪夫人及它諸公卿大臣子女皆流落人間丐憐

於武人之家諸將既已生長山東罕覩是姝麗嚮以
爲禁鬻弗可近者一旦而得諒指孰能不大嚼以逞
諸惟人性變於習則諸姝麗亦稍稍說其壯武也宣
淫弗恥攘奪于色蓋未有甚於此時耳於是乎有鹽
冶氏事廼尊氏之宰高師直疾而不朝者數日其人
置酒娛之召瞽歌佐酒所歌賴政射妖宮中天子錫
以美人莒蒲事也聞者笑相謂不請色而請美人賴
政癡矣師直方湛於色也亦赧然曰寡人子吾而獲
莒蒲邪數十城何之有有舊宮媼侍從者居恒來也
是日亦來聞之排闥以出言曰賴政時天子列美人

使自取其所請賴政不能擇是莒蒲未必尤也莒蒲
而連城邪使公覩西臺翁主者將代以海內矣師直
問何似則曰方翁主之在弘徽西臺也諸貴游以名
花而喻六宮之人皆喻而不能喻焉是花弗如也問
何在曰先皇以賜鹽冶氏也以翁主之美而椒房
之選不啻矣乃高貞西鄙人烏言者得以尚之豈不
惜哉師直色動問往邪曰往也老妾自西臺時既已
得奉其聲咳心乃謂在西日久色必衰矣日賽神以
歸過諸則豔倍昔焉師直蹶然起謂曰奉夫人之教
疇昔之疾良已而又獲它疾也急呼繡衣十沈香枕

爲媼壽因逼使其媒媼始之爲戲至于是焉則恐而心貪其賂也強往微風之亡可邑師直乃使善書者兼好作柬且書貽焉庶可以挑也翁主執其柬棄諸庭師直怒曰吾素惡書善書者緩急果何用遂兼好更使公義者作柬公義不作柬代作詩曰我思美人貽之書美人弗讀棄庭除吾拾吾書歸十襲心謂美人手所觸翁主見之悄然者久之誦襲衣之什以入乃佛道中誠姦者辭也媼還報師直喜獲美人一言輒大賞公義金錯刀而又素麤鹵不識其所誦謂何也趣爲美衣服數十屬媼而益責之媼計亡所出妄

意使其覩乎夫新浴未及粧時也必闌焉則語師直公思未見之人矣雖辭懇乎彼詎信之盍窺諸師直大喜與之往以窺出乎浴也媼奪乎猶死之人弗能起扶之歸時值源義助勤王于北陸而尊氏使諸將往擊之又使高貞海道襲其後也將歸國以理其舟楫而期漸逼矣師直心益急愈責媼弗已媼計窮以逃不可踪師直大怒如喪左右手而弗可奈之何遂讒諸尊氏事稍稍聞于外也高貞不得已以叛竊亡還雲使其親信護妻子間道以從之追兵及之其人殺翁主身殉之以死師直益怒遂窮討高貞以殲諸

叛

叛

時曆應二年四月也。厥明年又有飲浦氏事。初菊亭公有美人阿才者，豔而佻，師直之族師秋立與之狎，頗昵矣。久之將就封于勢，欲與俱往，強之留者三日，乃許焉。及期，使其人輿迎之，擁以來。師秋大喜，策馬輒發，偕之行。至于琶湖，而風吹乎簾，颺也。見一老嫗八十許，偃而無齒者，坐乎輿也。愕而詰，乃爲美人誑矣。師秋自途還，以兵圍菊亭氏之第，以搜焉。亡有也。捕女豎鞠之，則匿於飲浦氏之所也。大怒，欲攻之。飲浦氏者，尊氏之舊勳將也。然懾於師直，遂亡之。備奉源義助以叛。余觀於玄慧所輯事，僅此焉耳。而它

可知焉。當是時，尊氏乃有事於四方，以欲收其鷹犬之用，是以弗問也。及于恭獻之世，宰賴之以禮率其下，而后此風稍稍戢。君子蓋傷夫尊氏之諸將，若是其暴乎色，猶爾勃焉以興，莫之能遏者，時乎哉。

記昌俊襲義經第

西申三月十六日

文治元年冬十月十三日，盜夜襲伊豫守源義經堀川第，盜者惡僧昌俊也。兄賴朝使焉。初，義經在東日，御賴朝執盃，熱烙手而弗釋，神色自若。於是乎賴朝已心憚焉。及其奉詔西征也，攝南海之役，率皆以寡克衆，冒險踏危，出其不意，集如風雨，敵人謂我自

廷

天降也而我三軍亦鮮能知之矣又能推赤心腹中大得士驩心麾下又多敢死士是以大功遂成而自賴朝所遣使監其軍諸將帥頗有樂從焉者不者事平後還東亦皆嘖嘖稱其材武弗已於是乎賴朝始心惡焉蓋賴朝夙有霸心而義經爲弗知也乃獨傾意結乎朝庭其在西海報捷從寶器諸所奏請事宜莫不稱上皇旨叙爵昇殿寵端見焉要越示意之後尚且恬不之省性又好聲色耆燕游多所漁內內所俘平氏女而還其所獲篋篋中書則諸公卿鉅室所與平氏關通者都下人繇是寢帖席而謗從興焉

大名之下不無紛云人或傳其私前平太后蒙童中也則賴朝稍稍惡之於諸將前而諸將弗響應乃私使昌俊昌俊者諾樂惡僧也它諾樂僧有閱其隣者昌俊出死力助之事上幽諸土肥實平之所久而見釋不敢歸客于東實平業已以其族奉賴朝也乃薦之賴朝亦喜其桀驁而昵之至是遂使之云從者九十七騎兒玉黨人隸焉是日義經之人江田弘基者路值昌俊入洛怪焉與其人語廉得情告義經義經俾其以之來弗能來義經怒更使辨慶辨慶亦惡僧膂力絕倫單騎往見而責之我公召之盍速來也昌

俊弗能辭其人請辨馬辨慶叱曰遲矣抱而上諸已馬繫騎其後以來其人欲從辨慶又叱曰止矣見我公而謝臯何用從者其人不取從既至義經見之曰士之東者必先見大將軍而後館士之西者亦必先見我而後館汝何緩也昌俊叩首謝曰臣本諾樂僧也有故去而事大將軍乃公之兄也則公之臣也豈有它心哉臣今有事於七大寺以來也齋未可以解焉妄意竣事之日敬請下執事也故不敢請詎意值公之怒敬謝臯義經曰何從者之衆昌俊曰以備它盜賊也豈有它心哉義經曰弗汝必爲大將軍擬我

者昌俊又叩首而請盟焉乃遣歸於是義經方置酒召倡善舞者靜舞迨夜醉甚盡歸休其士留直者僅七人或曰惡僧可虞不聽曰既盟矣乃寢靜慧女其心蓋不能釋然乎昌俊也私使二豎往覘弗還益訝之復使一婢果走還曰二豎皆斃其門門之內馬數十鞍矣人數十鎧矣將來也言未畢大閤於牆外靜盪義經而不寤曰名將也者必警乎金革之聲乃提鎧麾之相擊乎鏘然有聲也義經果乎寤結束以出開門而迎之靜抽長刀翼之僮紀三太善射昌俊之兵不能入廣綱忠元鬪死諸歸休者稍稍集又會備

前守行家來救也。昌俊大敗走匿于鞍馬山。義經不釋戎服逕造上皇御所。奏曰：以臣之不倣也。矢石相加于輦轂下。有驚天聽臣之罪也。雖然賊既奔矣。敢白視其狀。箭之集于胷者如林。而植于腋者僅三矣。辭色提提。觀者莫不嗟嘆。鞍馬山者。義經幼時故嘗所讀書處。其僧多厚善者。於是皆爭索山中。獲諸僧正谷。面縛以獻焉。義經罵曰：壯士何盟之爲。昌俊曰：盟者私。襲者公。我無私憾。故盟有大將軍之命。故襲義經。怒。俾扶其面。昌俊曰：我者大將軍之使也。扶吾面者。猶扶其兄之面。意氣忼慨。義經壯之曰：欲

生生之。昌俊曰：我已許死於大將軍矣。願速殺我。則公之惠是已。遂斬之。使中務丞友國禮也。厥明賴朝嘗所遣紀綱之僕安達經清者亡而東。告以昌俊兵敗見殺者狀。於是乎賴朝大喜曰：殺吾使也。而今而後兵有名矣。乃命三河守範賴率六萬騎往討。辭之日謂之曰：汝亦爲九郎之所爲者。範賴恐不敢行。載書百以盟。遂以之死。更命時政實平。十一日。上皇勅伊豫守義經備前守行家以海西九州之兵討賴朝。越三日。義經與行家出洛赴海西。騎士三百而其臣義盛奔于伊勢。殺守吏首藤以死。攝人多田行綱

奧

太田豐嶋等兵一千騎陣于小溝要而擊之不克六日義經發大物值颶而不克竄于南山十二日勅美作州捕義經行家二十八日時政實平入洛爲賴朝奏請六十六州總追捕使以搜義經行家及平氏噍類於是乎賴朝之霸成矣明年春義經奔于奥依其刺史藤原秀衡後五年秀衡死其子泰衡等殺義經賴朝聞之曰擅殺吾弟請討泰衡不待報而發泰衡敗走以死奥州平於是乎賴朝之霸定矣君子曰義經不亡賴朝不霸世人至于今悲夫義經之勲而弗報天哉雖然是豈翅悲義經已乎哉

奧

記義奴市兵衛事

寶永乙酉春三月有司奉旨以流人上総州市原縣姊崎邨次郎兵衛之田宅没在官者五町七段還畀其子萬五郎以邨之無主田六町授其奴市兵衛以賞市兵衛也始次郎兵衛爲邨之里正元禄乙亥歲同甲扨兵衛放銃驅野豕於人家竹林中誤中人之妻而斃歲時猛獸在田官授民以鳥銃里銃丁幾名銃幾門籍其戶假其器唯火硝藥勿用鉛石任其驅逐不得擅殺著在令甲齊民遵守皆所以防亂源廣慈惠也而扨兵衛之銃有子處斬次郎兵衛

父
身為里正不以聞事覺猶為弗知流于豆大島其田宅皆沒入官次郎兵衛父老且羸子二女六歲男三歲既行其妻可產頗艱生女而死奴市兵衛實諸懷抱中遍丐於里之有乳者乳之親戚弗顧三口者瑩然無所依兒女則呱呱啼弗已市兵衛與其妻謀所以養之售已之女為人婢直若干與其佃人田所受者若干獲中金八兩悉出買一小廬以處次郎兵衛之與子女者奉而事之若其主在日益佃它人田以裒其升合之贏而饘褐之供四口者於是乎無飢寒之患焉市兵衛猶恐已妻之或育而朝夕之弗給

也遂不與俱同床蓐者十有一年矣次郎兵衛就罪之日市兵衛業已詣東都俯伏官廳請以身代其主之罪姊崎去東都二百來里往還可三日程而市兵衛來請若初者月必一二次弗輟弗措亦十有一年矣都下店主人稍稍知其所為遂弗與舉籌云嗚呼細民之多口而無田悉取米鹽麻布之入于已筋骨之力惟日弗給亦已勤矣而年必虛六七十之日而取償于沲日之勤其困苦之所倍何如哉且夫官家之租不薄田主之稅愈刻凡為佃客者藜藿弗粒繼縷露肩居則苦蒙為坐動則犁耨之從炎畦雪

且

蓁晨牧宵緇歲無虛日。日不虛刻。而其可以展布四肢。而償一日之勞者。唯在夢寐半枕之餘耳。大抵人世之所悅。曼聲美色。芬芳甘旨。與其風流繁華之娛。從容逸豫之樂。悉付諸他生天堂之受。而其可以暢舒精神。而取半晷之快者。唯在伉儷一床之上耳。故諺曰。耕夫與耕馬伍。而市兵衛十一年之苦心。此其情之最為可憐者乎。是歲二月某日。市兵衛又來訴于官者如初。而自矢弗虛還。吏訊其由。次郎兵衛之父。今年八十三。患風三歲。弗差起卧手足。莫已聽。且莫則曰。願一獲見次郎兵衛。則死無憾矣。其哀籲

弗忍聽也。且三子者。益長愈慕。日夜悲泣。是烏可忍視耶。小人無狀。告慙弗勤。以貽斯惑。故敢特冒官威。懇請整赦。次郎兵衛之罪。放還以獲與。老父訣則小人擅訴之罪。身首殊處。亦所不辭也。辭色哀惻。聳動官廳。旁訊縣里情實。弗爽。事遂聞下之閣老。僉議以為。次郎兵衛罪在不赦。而市兵衛忠且誠。是可嘉。其以其主之田宅。賜之市兵衛。教曰。可有司傳旨。市兵衛不肯奉命。乃曰。始之為主。卒之為己。小人義不敢奉命。願賜之舊主之子。萬五郎事再聞。遂有今命。

外史氏曰辛巳歲三月天使東下是日赤穗侯淺
野長矩以私懟拔佩刀擊少將吉良義英于殿廷義
英創而不死其夕長矩賜死國除義英如故迨壬午
十月^有二月赤穗遺臣大石某某等四十有七人夜襲義
英第而戕之然後束手就擒越翌年二月皆賜死世
皆謂四十七人者捐身命于主死之後以效無報之
忠翕然以義士稱之以予觀之是亦田橫海島五百
人之倫也夫長矩欲殺義英非義英之殺長矩不可
謂君仇也赤穗因欲殺義英而國亡非義英之滅赤
穗可謂君仇乎長矩一朝之忿忘其祖先而從事匹

夫之勇欲殺義英而不能可謂不義也四十有七人
者可謂能繼其君之邪志也可謂義乎雖然士也生
不能救其君於不義寧死以成其君不義之志事勢
之至於此是推其情不亦大可憫乎故予以爲田橫
海島五百人之倫也今察佃奴市兵衛事則不大勝
於長矩之臣乎鞠躬竭力以致其忠主之道能盡爲
其所得爲者而久弗輟誠志感縣官以復其主之
家而身得爲良民是不亦大勝於長矩之臣乎嗚呼
雖所遇之不同然推其志亦可謂義也已

有

青木



